

事實上，目前擺在書攤上的各類書籍，憑良心而言多屬「怪力亂神」，甚至妖言惑眾者。而且不要說內容日趨低下，封面設計更是一窩蜂的求「時髦」。在這種情況下，出版者若再以「讀者喜歡這調調」作為遁辭，則不啻泯着自己良心說話，更是對讀者的輕蔑。讓我們打個比方說，如果所有的米店都祇賣一種發霉的劣質米，而米又是我們日常必需品，維持生命的重要食物；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要吃米才能活，但需要它的人却相當多，面臨這種情況，你能說：「所有吃劣質米的人都是劣等人」？當然不能。在大多數出版者仍然「執迷不醒」之時，我們讀者恐怕需要主動地讓他們知道：我們需要什麼？

讀者就是消費者，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既是消費者便有要求製造產品者改良品質，提高品質的權利，有要求製造者對消費者負責的權利，這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總之，讀者應該積極地讓出版者瞭解：

- 一、並非所有的讀者都是盲目的。
 - 二、並非所有的讀者都喜歡「彩雲飛」。
 - 三、並非所有的讀者都愛把綠色和紅色擺在一起。
- 讀者要讓出版者有信心，使他們積極地為讀者生產符合真正「正」字標記的產品。只是悶悶地關掉電視機，不是辦法。

歷史知識的普及化

黃山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翁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羅貫中在三國演義書上所題的這首詞，代表了大部份羣衆讀史的一般態度——將上演於歷史舞臺上的往事作爲一種茶餘飯後的談助。其實，這種重視歷史掌故的趣味性而忽視歷史知識指導人生的嚴肅性的態度並不自羅貫中始。早在漢武帝征和二年（西元前九一年）十一月，太史公司馬遷致書於其好友任少卿時，就已經對他那個時代中蔑視史家與史學的風氣深爲感嘆：「文史星曆，近乎小視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二千多年後的今天，這種情況並未改善，今日學目所見的是科技建設的發展，充耳所聞的是經濟起飛的呼聲，文史之學則顯見沒落。據側面消息，今年大學聯考乙組考生中以第一志願入歷史系者不過五入左右。歷史知識之爲流俗所輕亦可自此中得到若干消息。

其實，這種現象的造成仍必須由當前的史學工作者負起大部份的責任，因爲他們未能正視歷史知識的普及化這個問題。現在我們全國各大學所設的歷史系不可謂不多，史學工作者不可謂少，專精研究的範圍不可謂不廣，然而多年來，我們還未能出現一套够水準的而爲一般社會大衆所寫的世界通史或中國通史叢書。我們許多歷史專業工作者多半仍是繼承乾嘉學風的餘緒，着重個別問題的考據，而未嘗想到把他們的研究成果集合衆人



之力，向社會大眾作一個全盤性的貢獻，使史學知識不再是蝸居於圖書館冷僻角落或是研究學報裏的僵屍，而能變成社會羣衆所共享的有生命的文化事業。西方哲人曾說：「知識即財富，知識即力量」，但是，使知識轉化為財富和力量的首要前提，就是把知識加以普及化，使它跳出學院派的象牙塔而成為充實每個國民精神生活的滋養品。

關於歷史知識的普及化這一點，我們遠不如東瀛日本。根據統計，戰後以來日本史學界所出版的世界歷史叢書至少已有十四套，而中國史叢書亦已有四種。許多大出版家如岩波、講談社等莫不樂助其成，為提高國民的歷史知識而盡出版家的文化責任。日本史學界除了各種專門性的刊物之外，亦有一種「歷史教育」的雜誌（現已停刊），由專家執筆以淺顯筆調談歷史問題，對一般讀者很有裨益；英國劍橋大學近來也正在大力籌備「劍橋中國史」叢書的出版事宜。反觀我們的情形則頗為令人汗顏，多年前某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研究生曾聯合批評當時高級中學所用的標準本歷史教科書，雖然後來引起了主管當局的重視，但是在廣大的中學歷史教師羣裏却沒有得到絲毫反應，這實在不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國家應有的現象。

因此，我們要鄭重呼籲史學工作者，如果希望歷史專業知識得到社會的重視，必須先把歷史知識普及化，這也是一個知識份子的文化責任；我們也要呼籲國內的出版家與學術界攜手合作出版一些為我們這一代苦難的中國人而寫的歷史叢書。

